

银雀山汉墓竹简字形研究

张 会

The Researching of Character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at the Han Dynasty's Yinqueshan Tomb

ZHang Hui

Abstract

Character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at the Han Dynasty's Yinqueshan tomb were writte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wa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o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Character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f the Yinqueshan tomb were between the Lesser Seal Characters (小篆) and the official Characters (隶书). Both the writing style and structure presented new characteristics. It preserves the features of the Lesser Seal Characters, such as the curved lines, the unfixed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s and many of the varia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ok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ormed by straightening or disconnecting the curved lin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ursive hand (草写)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examines character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clear the origin of the official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虽然产生得比汉语晚得多，但是只有在汉字产生之后，才有了将语言信息传之久远的可能。在世界多种表意文字中，汉字是唯一能够巩固和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因此研究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廓清汉字形体变化的源流，对于

正确认识汉字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字已经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其形体历经变化，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到秦统一后的小篆，又到隶书、楷书。特别是隶书的形成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使汉字从此变成了笔画组合的符号系统。因此关于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研究是文字学创立时期就开始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可是在过去由于缺乏必要的古文字资料，尤其是秦汉之际汉字的真实面貌无从得见，使得隶变的研究基本处于《说文解字》小篆与隶书的直接比较分析上。这种分析跨越了隶变的整个过程，难以揭示隶变的渐变性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汉时期的文字材料不断被发现，尤其是大量墨写的竹简帛书，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其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隶书逐渐成熟和草书渐露端倪的情况，填补了汉字历史的空白，为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本。

银雀山汉墓竹简“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这一时期的汉字正处在由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化的过渡阶段，笔势虽然在发生转变，但毕竟距离篆文的时代不远，尚未完全摆脱前代篆书字体的风格，形体上已经颇具隶意，但还保留有篆文风格的痕迹，它的出现接续了汉字篆隶之间的联系。研究早期隶书的形体特征对汉字发展演变的源流关系等问题均大有裨益。本文以银雀山汉墓竹简为研究对象，描述其结构和风格的特征，展示其基本面貌，为揭示汉字形体演变的轨迹奠定基础。

历来研究古文字字形的文章多是手工操作，容易造成字形辗转相抄的失真。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古文字字形的计算机处理也已有应用，可是这种办法更适用于大规模的古文字处理，很难应用于个人研究。所以本文既不采用手工摹写的方法，也不用专门的古文字处理软件，而是采用电子扫描古文字形的办法，容易操作，而且还能较好地保持古文字字形的原貌，基本可以满足一般古文字研究者日常研究之所需。

一 简文字体的书写风格

银雀山汉墓竹简字体界于篆体和隶体之间，既有篆书圆转迂曲无方折的特点，又有隶书的波折的萌芽；既有线条式写法，又有笔划。之所以过去人们称之为“古隶”，就是从字形上感觉它与成熟的隶书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字形容易识别，结体布白的特征离隶书较近一些，而离篆书较远的缘故。

1、字形的篆意

直观地看银雀山简文，由于大部分字都可以认读，所以感觉它很接近今文字，而离古文字较远，可是如果仔细推敲每一个字形，它们的笔法还保留有很多篆书的特征。当时人们追求字形方正的意识还没有形成，还习惯于圆弧式写法，因此字形书写时运用的曲笔较多，而较少有方折，真正方正的字并不多。很多后世方折的笔法在当时都是弯曲的。例如“口”及类似“口”形的字，在银雀山简文中均作两笔完成，或者是先写一竖，再一横接一个向左下方的弧形，弧形的走笔更象是一撇，或者第一笔的竖向右作弧形延伸，接应第二笔的末笔，第二笔则在右下角呈圆弧形，这都是篆书曲笔书写法的遗留。例如：

口 目 囙 呂 留 可

此外，银雀山汉简还有几乎与小篆相同的字形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与《说文》小篆的比较来说明如下：

例字	银字	小篆	例字	银字	小篆	例字	银字	小篆
贱			定			忿		
布			合			弗		

禪			井			故		
出			方			直		
国			甚			心		
久			申			是		

如果把曲笔看作是篆书的主要特征、断笔是隶变的开始、波折的笔画是隶书的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银雀山汉简字形是篆隶参半的。因为与小篆相似的字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出现波折的字也是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字形都是虽然运用了断笔的书写法改变了某些曲笔，但同时又不得不运用曲笔，因为系统的笔画没有形成，尤其是折笔的欠缺，使字形处在两可的境地。

如果从利于研究汉字发展源流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古文字发展的“流”纳入古文字学的研究范畴，因为在字形的考释及字形演变的溯源研究等方面，都需要到古文字中寻找根据。

2、字形的隶意

成熟的隶书结体扁方，波折、挑法具备。这种特点早在汉初简帛文字中就已经萌芽。《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所收各篇，除了《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两篇字形书写草率，无法用有无波折来形容之外，其余书写较为规整的各篇中，有些字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波折的味道，只是还没有后期成熟隶书的笔画那么普遍、那么夸张而已。例如：

戎 士 工 尚 少 社 主 伍 仁

当然，这种具有成熟隶书特点的书写方式还没有通行，通篇文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隶书风格，这些字只是掺杂在其他字中间。与众不同的是《孙子

兵法》木牋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木牋上的字形，整体书写风格保持一致，波折、捺脚非常明确，已经很接近成熟的隶书。例如：

毛 抵 新 公 干

尤其是《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正文书写较为草率，而木牋又采用这种风格，似乎是把这样的写法看作是一种比较正式的书写方式。因为木牋上的题目是本篇的索引或目录，要求字形美观、容易识别，加上有时间仔细描绘，所以人们应该选择当时认为最美观、最正式的文字来书写。由此可见，当时人很推崇这种特别的书写方式，并以此为美。

汉初出现这种波折，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汉字始终保持篆书圆转迂曲的写法不变，波折就不可能产生，正因为隶书破坏了篆书的圆转的风格，形成了断笔书写的笔划，才导致整体书写风格的变化，这种笔划是波折形成的前提。其次，毛笔的广泛应用是波折出现的催化剂，毛笔柔毫的特性为波折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这种特点是任何硬笔都无法实现的。正如唐兰所言：“中国人能把书法发展为一种艺术，就因为笔的缘故。”再者，这种飞扬的挑法使整个字形在平静中具有一种动态的美，符合了当时人审美心理的需要，充分反映了汉代人对艺术美的追求倾向。

3、字形的整体走势

银雀山汉简字形除了保留篆书的曲笔外，在字的基本走势上也仍然秉承着篆书的长方形、纵向发展的风格。“古汉字的基本风格是竖长的”¹⁾，这种风格到了成熟的隶书中变成了扁方的格局。

银雀山竹简在书写规整的数篇中，字形大小相对均匀，略呈长方，笔势不够舒展，仍以纵向为主要运笔方向，尚未形成横向发展的趋势，字的整体走势也都还是下行的，只有少数笔划较简单的字长方特点不太明显。《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字体书写草率，字形大小错落，通篇字形向右下方倾斜发展，更没有横向发展的意思。

关于早期隶书的纵向走势，姜宝昌在分析了简帛字形的特点后曾说：

“隶书，人们总以为是指那种形体扁方、波磔齐备的字体，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形体扁方、波磔齐备，只能说是成熟期隶书的特点。早期隶书，形体并不扁方，倒是略呈长方；在用笔上，波磔并不明显，倒是略带圆转意味。”²⁾

汉字的竖长风格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与汉字的形体特点、书写的工具材料等密切相关的。银雀山竹简字形仍然保持这个特点，是因为隶法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改造的是字形给书写上顺序运笔造成的不方便处，即将弯曲的线条改为平直的笔划，将逆笔改为顺笔。³⁾字形的扁横化则是后来字形逐渐发展演变的结果。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是什么因素起了主导作用，使汉字形体由竖长变为扁横呢？我们认为，是笔画的形成使汉字的结构具有了可长可宽的可能。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相对组合关系具有某种稳定性，使汉字结构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随意拉伸。

4、草写法

严格来讲为追求书写的快速而完全改变原来字形结构的书写行为才是草写。这里的草写是广义上的，只要是以某个简捷的符号代替原来的字形或部件的情况就称为草写。《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两篇书写草率，字形不够规整，但用笔方面很少真正草书那样的自由，所以还不是草书。对此，裘锡圭曾作过明确的阐述：“在使用古隶的简牍里，可以看到整简、整牍的字都写得相当草率的例子，如睡虎地四号墓木牍，又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部分古书抄本。在这些简牍上可以看到一些写法跟后来的草书相同的偏旁，但是绝大多数字虽然写得草率，字形构造却仍然跟一般的古隶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作草率的隶书，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⁴⁾

银雀山简文中最常见的草写法主要是字形的某个构字成分草写。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主要出现在《六韬》、《守法》等书写草率的篇目中。例如：


是 (是) 定 (定) 走 (走) 空 (空) 见 (见) 则 (则)

𠂔(者) 𠂔(焉)


此外，还有的将整个字形都写得较为草率，例如“𠂔(步)”。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离草书的写法更近一些。









在银雀山竹简字形中，有一种把“口”写作左边开口的半椭圆形的写法，如“𠂔(参)、短(短)𠂔(至)𠂔(中)”等。这种现象还在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出现，王贵元以为是个人的书写习惯，可是马王堆地处西楚，银雀山位于东鲁，而且存在书写上的时间差，用个人书写习惯来解释就有些勉强。若解释作为提高书写的速度而作的草写法，它又出现在字形非常规整的篇目中，如上例“短、至”在《孙子兵法》、《孙臆兵法》中都出现，“中”也出现在《尉繚子》、《晏子》中。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也许是隶变破坏篆体时出现的一种比较极端的作法，写起来非常方便，既适合手的运动路线，又可以很快接着写下一笔，所以在汉初曾流行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半圆形不符合汉字方块化的趋势而遭淘汰了。

关于草写法，郭沫若曾这样论述：“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这段话是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宏观地概括了草写法对文字发展的推动作用。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写字呢？因为草写是为满足人们交际的快速的需要而自然生成的，汉字作为交际工具的属性要求它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交际的需要。在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的古代，要记录语言并将其传之久远，完全靠手抄来完成，随着社会需要量的不断增加，待抄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人们提高书写的速度，当书写的载体和工具都无法产生新的变化的时候，就只好从书写符号本身寻求突破。在文字象形程度较高、以形表义的情况下，字形提供的帮助识记的冗余信息较多，简化一些不影响文字功能的冗余信息，减轻人们识记的负担，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就成为一种可能。草写就是在这个速度的驱动下的产物。草写带来书写快速的同时也造成字形的变化，很多字的书写方式都是由草写而来的。

比如“止”字，早在睡虎地秦简中就开始草化作，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改变，使“辵”和“前”等字形发生了变化。“邑”字变为右耳的过程也是书写的草率造成的。例如：

前			
辵			
邑			

隶变在改造篆体曲笔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就将曲笔拉直的，中间也经过草率化的过程。例如从“又”的“𡗗（有）”字，首先是草率书写使它失去了代表象形信息的曲笔成为，然后把捺笔变成横，再加上波折就形成了方正的隶书字形。

再如“大”字，小篆写作，简文字形是将弯曲的两臂两腿拆作，字形似两个“人”上下相叠，从“大”的“天”“夫”等字，也是如此，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书写草率，将第一个“人”拉直，再经过隶变改造才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形态。而它们的更为草率的写法，发展成了草书。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如“手”、“木”等字，小篆均作曲笔，睡虎地秦简已经采取断笔书写，变曲笔为对点形，写作到了银雀山竹简中，在快速书写时，用笔草率，又进一步将断笔拉直，写作，减少了起落笔的次数，于是基本形成了“扌”、“木”旁。同理，草字头在银雀山汉简中也是如此形成的。

此外，在银雀山汉简的草率字形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一些简化汉字的形体，有的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当时被改造的多是常用的构字部件，这些构字部件一般需要起落笔多次才能写成，以横笔或竖笔较多。草化后就可以节省起落笔的次数和走笔的路线，同时顺应汉字自上而下的书写顺序，将其改为下行笔势，可以大大提高书写的速度。例如：

𡗗 (败) 𡗗 (则) 𡗗 (积) 𡗗 (见)

可以说，草写法是推动汉字发展的一股力量，它始终伴随汉字的发展历程。草写的激进性与正体的保守性，二者力量的合力作用，推动汉字不断向前发展。






5、笔画的萌芽

历来人们讲到隶变对汉字的影响时总是说，它使汉字由象形字转变为符号字，由圆转的线条字转变为断笔书写的笔画字。的确，篆书运笔顺序和走向都没有固定的法则，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很明白的书写规则。因此，明确而成系统的笔画的历史是伴随着隶书的形成而开始的。那么，在早期隶书阶段，汉字的笔画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汉初简牍的出土，让我们可以从中寻找笔画动态形成的轨迹。

在汉字所有笔画中，横竖笔贯穿汉字发展的始终，它们的形体较容易适应汉字形态的任何变化。当汉字突破线条走向方块化、平直化时，横竖笔画最先成熟，横竖笔多的字也最先定型。横画带有波折就使整个字形具有了隶意。例如：

王 土 上 社 王 伍 仁

成熟隶书与篆书的最大区别是消除了不必要的曲笔，用笔画来组字。在隶变的初期，如何改造迂曲的线条是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银雀山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曲笔的改造多是采取拉直或断开的方法。例如：

“木”，甲骨文、金文多作形，小篆作，银雀山简文同样选择了断笔书写的方法，将篆书中向上的曲笔断作两对点，向下的曲笔发展为撇和捺。进一步发展就是将上部两对点连写为一横，减少书写时起落笔的次数，完成了对字形的改造。与“木”类似的字形都作了如此变化，例如： (手)  (喜)  (无)。

“八”，《说文》云“象分别相背之形”，写作一左一右两个相背的弧形

形式。

1、构字部件固定，排列方式不同

古文字中偏旁形体多变，偏旁的位置变动自由等结构不稳定的现象非常突出。林沄将汉字所含偏旁的形体变异以及结构上的变异，统称为“异构”。“所谓结构上的变异，包括所含偏旁数量、偏旁相对位置、偏旁种类的变化，也包括构字方式上的变化。”具体来说排列方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构字部件相对位置的变化上。

许多字构字部件相同，只是排列的位置不定便产生了字形的差异，但功能上没有区别，所以并不构成新字种，例如：

𡗗、𡗗(静)、𡗗(犹) 𡗗(杂) 𡗗(智)







2、部分构字部件通用

相近构字部件混用或替换使用的现象古已有之。裘锡圭认为大约春秋晚期就出现了将偏旁“又”变为“寸”的风气。在鄂君启节中“啓”和“政”所从的“支”均作“爿”形。

这种现象在古文字中比较常见，两个形体、意义或读音相近的偏旁可以通用，且字的功能不受影响。这种现象也往往产生许多异体字。汉初部件通用的思想，当是从古文字中继承而来的。银雀山简文中主要出现了这样几对互换的部件，“彳”与“亻”、“广”与“厂”、“支”与“爿”、“又”与“攴”、“宀”与“冂”、“广”与“病字头”。例如：

𡗗(倍)、𡗗(便)、𡗗(复)、𡗗(庞)、𡗗(殺)、
𡗗(坚)、𡗗(贤)、𡗗(宜)、𡗗(膈)、𡗗(应)

部件通用的现象，是从古文字中继承而来的，但具体到某个字上，有的是因为在隶变的过程中，书写者的认识不同造成的差异，如“军”字银雀山

简文字形多作  两个字形，小篆作“”，金文作“”或“”，银雀山中尚有一字形为“”，颇有金文的意味。其上部或有点或无点，没有定规，全是因为它的本来是从“勺”的，在变化的过程中由于书写者的认识各异，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字形尚未定型。总之有点无点还不影响字的功能。

3、字形变体繁多

银雀山汉简字形变体繁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字既出现了跟成熟的隶书相同或相近的写法，同时还使用接近篆书的写法，或者从篆书隶定而来的字形，以致同一个字或同一个构字部件往往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写形式共存，尤其是一些构字能力较强的常用部件写法变化更多。这些共存的写法基本还可以反映出字形隶变的过程。

例字	银雀山汉墓竹简字形变体				
言					
⁸⁾ 心					
迎					
兵					
有					
其					

从上述例字可以看到，变体较多的多是比较常用的字或部件。隶变发生的时候，汉字系统需要有一段时间上的再调整适应过程，所以当旧的字形被



改造且缺少相应的规范指导时，就容易出现变体较多的现象，各个变体往往反映了字形的某种发展方向。直到新的字体最终形成，进而经过系统优化，这种现象才逐渐减少。因此，构字部件变体多的现象也正说明新字体正在形成，许多字形的取舍还处在艰难的选择之中。



4、增笔与合文

银雀山汉简字形中还有少数字保留有类似古文字中的增笔、合文的现象。例如：

关于增笔现象，梁东汉认为是汉字繁化趋势的一个方面，“在古文字里，一个字顶上是一横画的，后来往往添上一短画⁹⁾”，例如“元、妾、帝”等字，都是顶上加一横画的结果。林沅对此也曾论及：“东周铜器上往往有在文字笔划上加点或增加其他纯装饰性笔划的做法，可以解释为美化。但普遍存在的在文字上方加点的作法，至今还没人能圆满地作出解释。”¹⁰⁾

增笔是古文字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个现象。这种现象到了秦汉时代就不多见了，“元、妾、帝”及以其为偏旁的字的写法也已经固定下来，不被人们认为是多一笔的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也只是有限的几个字还遗留有这种写法。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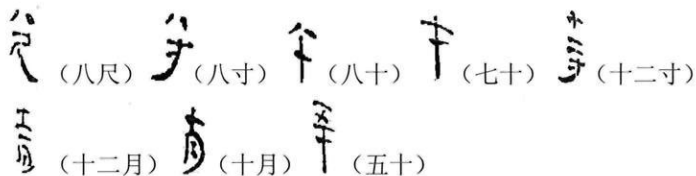
“安”、“案”、“晏”等的“女”字还有一点。石鼓文中的“安”即如此写法，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也是如此，例如“”。但惟独《说文解字》小篆无，也许是因为小篆作为规范性文件，从造字本义出发，认识到那一笔是以形会意的构字部件以外的多余部分，于是删除了。而民间仍然延续了前代的写法。

这一笔虽然只是前代的写法的遗留，但是当它作为末笔时，却给书写者留下了抒发感情的余地，向下的笔画或作舒缓的捺笔，如“”，或作垂直向下的顿笔，力量雄厚，有一泻千里之势。如“”。

合文是“表达语言里某个双音词的两个音节符号或表达某两个词的符号¹¹⁾的拼合”。这是针对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合文现象而言的，姜亮夫称之为“合¹²⁾书”。一般来说，合书常用于数目字、殷公先王、地名等，是在甲骨文、金

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小篆以后已极少。随着汉字书写行款的逐渐整齐和方块字的格局的奠定，合文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简文中，有少数数目字还保留有过去的合文的形制，两三个字上下排列，紧靠在一起，远不像其他字的间距那么大。例如：



注

- 1) 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747页。
- 2) 姜宝昌《文字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774页。
- 3) 因为这时的汉字还没有形成现在意义上的真正的笔画，每个字还不是完全由笔画来构成的符号，但是已经有笔画的雏形，因此在有些方面为了与笔画相区分，行文过程中将早期隶书的分笔书写的每一起落笔的过程称为笔划。
- 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85页。
- 5)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41页。
- 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3期8页。
- 7) 齐冲天《书法文字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22页。
- 8) “心”字在隶变的过程中因所处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为了反映它变化的多向性，将从“心”的字放在这里进行比较。
- 9)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49页。
- 10) 林云《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96页。
- 11)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75页。
- 12) 姜亮夫《古文字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80页。